



草原上的英雄们

楊佩德 著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草原上的英雄們

楊尙德 著

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保定市裕华东路）

河北省书刊营业許可証第三号

河北人民印刷厂印刷

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

1958年11月第一版 1958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787×1092耗 $1\frac{1}{32}$ ·1 $\frac{1}{4}$ 印張·27,000字

印数：1——3,500册 定价：(5)0.11元

統一书号：T 7086·182

前 言

这里所記述的是河北省西北坝上地区大跃进以来的一些事迹。

坝上，俗称“口外”，又称“塞北”，平均拔海一千五百公尺。南接长城，北邻内蒙，有些地方蒙汉杂居。这里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，属河北省张家口专区的有张北、商都、康保、沽源、尚义五县，面积两万多平方公里，人口只八十三万。地广人稀，少水缺树，气候变化剧烈，冬季最冷到零下四十多度，夏季“一天四季”，有“早穿皮袄午穿纱，守着火爐吃西瓜”的說法。解放前，耕作粗放，产量极低，倍受反动政权、地主、土匪的压榨掠夺，人民生活极为凄惨。解放后，党领导人民进行了一系列改革，生产和生活显著提高，但整个农业经济的面貌还是很落后的。要改变面貌，提高农作物产量，首先必须解决缺水的问题。这里十年九旱，只有一些内陆河，根本的办法是挖掘地下水源。一九五七年冬季大跃进开始，党号召大搞水利，但有些人却认为坝上干旱地下缺水不能打井，冬季不能打井，地下有流沙不能打井。还有的說：“井水凉，澆地不长庄稼”等等。在这重重困难面前，中共商都县委第一书记郭洪同志，率领工作组到了小海子乡，通过深入群众，組織鳴放辯論，深入調查研究，初步扫清了人們的思想障碍。接着，亲自帶領党团员和积极分子，昼夜在风雪中打試驗井，三眼井成功了，組織全乡參觀辯論，全乡十眼井成功了，又組織全县參觀辯論。小海子乡的打井計劃由一百五十眼改为一千眼，全县打井計劃由五萬

眼改为一万眼(都已超额完成)。随着,中共张家口地委又組織了整个坝上地区参观,通过参观辯論,坝上地区不能打井的迷信打破了,在冰天雪地的草原上,掀起了打井的热潮。

各地打井中,群众干劲冲天,英雄事迹遍地涌现。这里記下的,只不过是商都县小海子和高勿素两个乡的一些事迹。虽然写的很粗陋,但是我想,讀者从这些事迹中,多少也可以看到草原人民在风雪中英勇战斗的姿态的。

作 者

一九五八年七月八日

目 录

坚强的人.....	2
田成花大破“迷魂阵”.....	10
老将的心劲.....	17
新婚记.....	21
聋哑盲人创奇迹.....	27
新奇的礼物.....	32
半截手指头.....	35

坚强的 人

一、猛攻大草原

镢头和鋼鑽，猛攻大草原。

打下千眼井，攻下万眼泉。

綠水上草原，草原金不換。

决心如鋼鉄，志气高过天。

在零下四十度的打井战斗中，小海子乡出了許多英雄。

赵恒明和王有，只不过是普通的一对。

他俩是清泉社的老社員。赵恒明四十二岁，担任三队队长，王有四十岁，是三队三组的组长。这两个自幼受苦的穷弟兄，自党提出了打井的号召以后，高兴的坐不稳睡不安，昼夜动员社員。全队打井计划，由两眼逐渐增到了五十眼。

他們的打井小组是临时組成的，十四个人，老赵和老王就正在一个組里。他們都是飽尝过草原寒苦的人。解放前，老赵从小給地主当长工，吃苦受累半辈子，連个女人也沒娶过。老王从小也給人家打短工，父母坐牢挨打，哥哥卖妻卖子，沒过上一天寬心的日子。自从来了救星共产党，生活有了奔头，斗争坚强起来。老赵从一九四六年开始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当上了村干部，十多年来，向阶级敌人、向私有、向自然斗争，老王一直是他亲密的战友。

经过激烈的辯論，打井战斗开始了。

草原上的寒冬，越变越冷。寒暑表降到零下四十度，地冻成鋼板样，冻层七尺多深。鑄头刨不动，找出鉄犁弯打展

做鋼杆，用几十斤重的榨油錘打下去，一錘只能蹦起雞蛋大的一小块土，二尺長的鋼杆，磨的剩下二、三寸長，一把一把的鎗頭都震裂了。

英雄們不怕萬難，“風不怕，雪不怕，一切為了水利化”。起初，工具缺，他們就大家創造，想辦法。沒有燈，創造了洗臉盆盛水結空心冰的“冰燈”；沒有膠鞋，用大水桶做了“鐵鞋”。天氣越冷，戰鬥越激烈。

在這場史无前例的激戰中，趙恒明和王有昏倒爬起，廢寢忘食，日夜不停地奔騰在風雪中……。

二、“砸不死我還要干！”

雪霧騰天怒吼，井筒里流沙難治。老趙照例脫了皮衣，皮帽、棉鞋，带头下了井。王有，梁善也下去了。

從早晨開始搶水，直到半夜了，水還是撒不淺。水車、吊斗急促地上下，淋的他們都成了落湯雞樣，冷氣侵襲着全身，肚里又空空地一天沒吃飯了。

別人換了兩三班，老趙還是浸在水中堅持着干。他硬挺着疲累的身體，邊干邊想：這井要稍一鬆勁，塌下來就全毀了。我是個黨員，又是隊長，別人全看着我啊！

一鼓作氣，又挖下五尺來深，攬石頭開始砌了。剛剛砌到一圈，突然井上絞水的梁善喊起來：

“小心，這邊井筒裂開縫啦！”

“真的！”王有生來精巧，一下便敞着了，喊梁善和老趙：“快躲開點！”

老王閃開，梁善也急速躲過。老趙慌忙先把別人讓開，他正要過，轟！一塊半間房大的沙塌下來了，砸在老趙右腿上。

上。水溅起一丈来高，一片泥沙水雾，迷了老王和梁善的眼。两人惊慌地寻找老赵，老赵却一声都不哼。待雾落一看，老赵已满身泥水爬起来了。王有关切地问：

“老赵呀！砸坏了吧？”

老赵的腿，确已砸的难以直立，但他精神一振，挺着胸回答：“不要紧！不要紧！”

别人还是惊疑地瞅着他。他怕耽误大伙干活，故意憋了劲，扑上去拿起把铁锹，恨恨地拍着塌下来的沙说：“这是小事，算不了什么。土块砸倒我，我会站起来，看它劲大，还是我劲大，只要砸不死我，今天就要砌成这眼井。”。接着，朝着井下井上一扬手，喊道：“后生们，干呀！今天砌不成它，决不收兵！”人们一声“干！”冲开了风雪，鼓起了干劲。

“下筐子！”随着老赵这坚强的声音，筐子急速溜下来，他和老王一股劲地翻，上面一股劲地倒，霎时便把塌下来的土除清了。

“下石头！”老赵摸了一把汗，让上面快下石头，他递，老王砌。到五更多，终于把井砌成了。

刚一上井口，寒风吹过，都成了冰人。老赵催着别人前面跑回村去，老王舍不得丢下他：“快！老赵，快走吧！”

“不，老王，数你湿的浓，快走，冻坏怎么办？”

老王清楚，自打井以来，数老赵吃苦最大。今天他全身被泥水浸透了，上下衣服冻成了铁壳，怎么能不快回去呢？可是，不由分说，老赵就把他推出了好远，他只得往村里跑。边跑边回头喊：

“老赵，一起走啊！”

“对，走！”老赵的声音被风雪搅乱了。

天色漆黑，风呼雪舞，对面不见人，说话更听不清。老王只当老赵跟上来了，就一直回了家里。

其实，老赵把别人撵走，就急忙收拾工具，怕夜里被雪埋住，第二天出来找不到。这种活，他总是背过别人自己包揽。他心想：我受点冷冻能扛得住，要冻着别人，还算什么吃苦在先呢？他入党十多年来，总是这样踏踏实实地干着，不叫一声苦，不摆一点“老资格”，自家吃穿困难不告人，别人冻着饿着一点他心疼，只要是党提出的任务，他拼着命也要带动大家完成。

东一把镐头、钢钎，西一个铁锹、簸头，一件一件，全收拾到了一起。他已全身冻成一根冻棒，拖着受伤的腿，一拐一拐地顶着风雪往村里走去。

进了家，上不了炕，在地上转一阵，冰硬的衣服开始软点了，但还是脱不下来。在热炕上烫，在火上烤，好一阵，才一层一层剥下来，吃了点饭，躺在了炕上。

冻木了的身子，开始闷闷发痛，两只脚疼的象刀刺一样。怎么也睡不着了，坐起来，躺下；躺下，又坐起来；反复三四回，天亮了。他穿起烤的半干的棉衣，急切地想走，可是腿是怎么也提不动了。一看啊，脚肿的象两个东瓜，光脚都伸不进鞋里去。拿起鞋来，坐着穿一阵，不行，站起来试试，还是不顶用。

七十六的母亲，闪着发花的老眼，一瞅他那两只脚，也害怕了：“这，这，……唉，你呀，连个冷冻也不懂了！”老人那能理解儿子的心情呢？老赵这时想着：“今天去不了，可怎么办？才打成二十来眼井，还有三十多眼没动哪！怎么办？……”

他正强撑着穿鞋，乡党委书记和社主任来了，一见他这

样，又激动又难过，赶紧取来了治冻疮膏，给他缚上，“命令”他休息养伤。

他急的眼流泪，反复搓着脚，嘴里磨叨着：“怎么办？怎么办？……”闹得老母亲也手足无措地坐立不宁。

正好这时王有赶来了，老赵让他今天负责领导全组打井。

这一天一夜，在痛苦中度过。身上疼痛他倒不在乎，最难受的是正在紧张的打井中，他，一个党员，一个队长，竟然休息了一天。天亮后，不顾腿伤未好，拖着鞋赶到了工地。

别人说他：“不行！你得回去！”

他笑着说：“不要紧了。我下不了井，可以打井桶、举铁锤、把鑽子都行！”

王有激动地劝他，他不肯。脚腿不能下蹲，他就跪在雪地上，举起锤子砸冻土，一直干到黑夜才回村。第二天，脚还肿着，便又下井了。

三、老赵开会去了

赵恒明的坚强行动，感染着每一个打井队员，王有更是激动不已，总是对人们说：“好样儿的，有骨气，真真实实够个共产党员。”

一月初，赵恒明要到县里开会去了，经过研究，决定让王有领导这个打井组。临走时，他对自幼的“穷朋友”说：

“老王，我们去开七天会，你们必须打成六眼井，才能保证完成全队五十眼井的任务。”老王点点头，和全组打井队员一起表示了决心。

天气变的恶冷，风雪好象要把辽阔的草原吞没似的。赵

恒明在县里，担心着自己的打井队员，一趟一趟往乡里打电话，探问本队打井的情况。

正巧，老赵一走，组里碰了一眼流沙桶子，抡一截水，眨眼就被流沙填满了，两天过去，还是砌不成。王有急了，和大伙商量，决定把这眼井扔开，重找地盘另打。紧张地打了三天，到第五天头上，打成三眼。只剩两天时间，还有三眼井的任务，全组决定昼夜突击。

这天，遍野卷腾骆驼似的大雪浪，雪摔风打，手一挨工具就沾上了。从清早干到半夜多，王有还在井下砌石头。同在井下递石头的王举保，因石头淋了水冻的发滑，没捉稳掉到水中两块。王有说：“这，这，石头不够怎么办？”说着把夹袄、皮衣脱了。人们见他要捞，着急地喊：

“干不得呀，三老汉！这么贼冷的天气，胳膊着水就冻坏了！”

“不要紧！”王有说着，便把两只光光的胳膊伸到了水中，一截一截浸下去，直到整个胳膊全伸入水中，才把石头捞出来。

半夜砌成井回去，全身衣服成了冰壳，老伴给从身上剥下去，用火烤。他一夜尖疼，第二天起来一看，脚肿了，两只胳膊冻成了紫黑色，别人劝他休息一阵，他说：“只要冻不死，就要干。”说着又上了工地。

天气好象跟人作对似的，又加了一股冷魔。十几个人鼓着劲干到了天黑，冰灯、铁鞋全上了障地。王有还是砌井，手一挨石头就扯下一层皮去，十个指头已冻的很难弯曲。他抱着石头，放的稍微猛了点，把右手大拇指间的狐口扯下一块肉去。别人看见说：

“三老汉，休息一阵吧！”

“小事一件！”他笑着，嗖一下扯掉肉皮。血淋到石头上，别人看着心抖，他却把手伸到水中去涮，把井水都染红了。

“这妨什么事！”他盯着队员們說：“咱們老赵，冻成那样还能干，咱連点苦都吃不了？为了水利化，都得吃点苦，沒有苦，那有甜，咱們这穷困的草地，非得苦战才能改变面貌。后生們，向老赵学习，干呀！”

一頓話，鼓足了大家的勁。他带头又砌。

夜深风大，冷风窜下井来，水点滴下就成了冰珠。他用力过猛，左手的两个指甲，又被一块石块砸碎了，一陣尖疼，使他几乎昏倒在水中。

“不能干了！回去吧。”人們劝他。

“这怎么能行呢？”他想着，時間眼看只剩了一天，还有两眼井的任务，冻死也不能离开这里。鼓一鼓勁說：“能頂住，干吧！”

到少半夜，井成了。有人說：“从早晨吃了飯，大伙都餓啦！”有人反駁：“干起勁来了，餓一点也不在乎。”王有借着这股勁說：“剩一眼井了，队长交給的任务必須完成，咱們就乘勁再突击它一眼！”

“对！狠狠干！提前完成它！”大伙憋足了勁。

一气干到天亮，又把这眼井完成了。回家吃了点飯，沒休息就投入了新的战斗。

四、风雪中的鮮花

老赵开会走了七天，組內昼夜突击，超額完成了任务。等他开完会急忙赶回来时，七眼井已經完成了。

冰天雪地的激战，又进入了新的阶段。原来計劃到春天

結束的打井任務，春節前就要完成。決心書一份一份送給社里、鄉里，天氣再冷也壓不住大家沸騰的熱情。

地委來慰問，縣委書記和不少幹部，親自到打井工地上一起戰鬥，大躍進的熱氣激發着人們的熱情，無數困難被戰勝了，工具、裝束、醫治設備也在上級的支援下大大改善了。

凍地下伸，深達七尺。在這零下四十度的寒氣中，老趙和老王等人，手脚凍的一層一層脫皮，精神卻格外煥發。

這天，又碰上了一眼水頭很旺的井筒，從中午撒水直到二更多天，兩架水車也撒不下去。老趙在井下和井上絞水的老王等人商量後，決定邊撒水邊砌石頭。

夜深了，老趙水淋遍體，凍的直打哆嗦，遞着石頭，腦袋發昏。老王凍的腳也站不穩了，向老趙說：“快呀！加勁出點汗，歡歡遞石頭。”

“對！對！你，你歡，歡歡砌，我歡……歡遞！”老趙舌頭髮禿，結巴起來。

老王聽着話音不對，急忙要扶老趙上井。

“不！不！快……”老趙說着，昏昏沉沉地靠在井壁上，差一點跌到水中。

兩個人扶他上來，冷風一刺，有點蘇醒。別人怎麼勸說，他也不回去。在雪地上鋪皮祆爬一陣，醒了，下井又干，直到把井砌成。

井下的人，最後又剩下老趙和老王倆人，都是水淋淋地。

“快，你先上！”老王看看老趙已有些發僵，着急地推他。

“不！還是你先上！”老趙已先把老王推了上去。

上来后，风雪搅打，看不清左右。老王喊着老赵，奔前就走。走了一阵，还不見他赶上来，又耽心地返回去。一看井旁，工具都收拾到了一堆。他弄清了老赵每天晚走的原因。

可是，老赵那里去了呢？返回来在路上細摸，在雪窝里触到了一个躺倒的物体，正是老赵。他已連冻带饿走不动了。

两人遍体冰块，老王还比較清醒点，扶着老赵一步一步蹒跚着进了村。

又是疼痛难忍的一夜……。但是疼痛、寒冷，压不倒他們“为了水利化”的意志。

第二天，又是他俩最早先到达了工地。

激战三个多月，三队出色地打成了五十一眼井。赵恒明被評为全乡特等模范，王有被評为一等模范。

两朵紅花戴在了他們胸前。风雪躲远了，鮮花却越开越艳。

田成花大破“迷魂陣”

摆下了“迷魂陣”

小海子乡打破重重思想顧慮后，决心要打千眼井，男社員們踊跃参加了，却没有妇女。乡社領導上考虑：冰天雪地，泥来水去，妇女打不了井，需要特殊照顧。而群众中，却有千古留下的迷信說法：妇女打井不吉利，井水一見女人，就会被冲跑。妇女是打井中的“禍物”。

这就給妇女摆下了“迷魂陣”。

田成花不甘心

丰潤社第二生产队里，有个三十岁的妇女田成花。她有四个孩子，大的九岁，小的才生下八个月。丈夫有病，只有她一人料理家务。

这天晚上，队里开会，她也去了。队长講：天气越变越冷了，打井任务却越来越緊張，开始全队计划打两眼，后来改成十五眼，现在要加到三十多眼了。咱們这里历年遭旱灾，沒河沒泉，全社沒一亩清水地，要生产大跃进，光有肥还不行，必須有水。地上沒水，从地下找，再不能老受“老天爷”的欺負啦。

“干！上級想的好，咱們就不怕困难！”全队男社員齐声表示决心。

“妇女为啥还是沒提到，难道水利化沒有妇女的份兒嗎？”田成花心里又气又急。

她自从听到不讓妇女打井的种种說法后，昼夜琢磨：自从打共产党来，入了社，自家改变了吃上頓沒下頓的穷光景，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。經过大鳴大放大辯論，大伙决心搞好社，鬧大跃进。按說鬧水利化是人人有份吧，可是为什么打井就男女不平等了呢？这些“老封建”的根子，还要死死地把人給迷住。“不行！”她下了决心：“我得給妇女爭爭气，打破这个迷魂陣”。

散会后，她拉住生产組长問：“我也去打井，行不行？”

“这，这个，可以……唉，沒給你們布置打井任务嘛！”組长沒加可否地答复她。

她生气地回了家里。

出 发

一夜沒睡踏实，早飯后，她就找妇女队长謝廷鳳商量。

“水利化是大事，咱們晚上担糞，白天也打井去！”田成花說。

“嫂子，我們姑娘們倒是想去，可是你……”謝廷鳳是想說：“你有四个孩子，不比我們呀！”

“我怎么！”田成花搶上說：“男人們能打井，咱們也能打，不信它个鬼說法。”

于是，又找来薛秀珍、謝廷梅两个姑娘，四人商量着：要給全乡妇女攻开这个老封建的迷魂陣，不能怕困难，說走就走，去了就动手。

别人单身利索，取了鉄鍬、鎬头，就出来了。田成花回去，却大犯了麻煩。帶病的男人已刨砌井石头去了，炕上坐着四个孩子。天这么冷，小女孩又离不开奶，走了誰管他們呢？

田成花忍了忍心，对九岁的大女兒說：“潤琴，娘就打井去呀，好好哄着弟弟妹妹。晌午餓了，你就点着火，热着吃点剩下的稀粥、炒面。少抱点柴，小心失了火。小妹妹餓了，就喂点水，嚼給她点餅干、稀粥……啊，听娘的話嘛。”

左哄右哄，孩子們还是哭喊着。她先对大女孩說：“打不下井，澆不上庄稼，咱們的好日子从那里来？等媽打完井，給你买根紅头繩……”大孩子不哭了。

四岁的二兒子，还是哭着不依：“娘，你走了，姐姐不会做飯，餓！”

“你跟大哥（七岁）哄住妹妹，姐姐就给做饭。不会洗锅，娘回来再洗。啊！听话点，货郎担过来，娘给你买个饼子吃。”二儿子揉起眼来，住了哭声。

趁这时，她赶紧拿起镐头走了。

碰了钉子以后

蒙古高原刮来的西北风，象刀子一样，割着脸皮，刺进棉衣。她们四人挺着身板，到了村南二里外的打井工地上，那里正有十几个男社员在打井。

田成花领头扑上去，举起镐头就要刨，男人们又拦又挡，连生气带讽刺地直冲着她们：

“不行，不要女人，积肥去吧！”

“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男人们还冻的够呛哩，你们顶啥用！”

“甭说打井，看看我们的井也不行，你们没见从前打井，一有水，就支起个架子，挂块红布，为什么？就是怕你们女人过去，一过去，就把人家的水冲没了！”

田成花和人们辩了一阵，说不倒人家，就赌气地走到一旁：“哼！不要也罢”。

一看另三个姑娘，脸都红红的，早已退到了一边。见田成花过来，就说：“人家不愿意要嘛，咱也不能少皮没脸地硬干。”田成花虽然不服气，可也怔住了。

男人们还在胜利似地嘲笑着。不知谁说了一句：“有能耐，就另打去，看看你们的本事。”这句话飞到田成花耳朵里，倒提醒了她。“对！”她向姑娘们说：“咱们另外打去。”

“嫂嫂，那行吗？”十六岁的谢廷梅担心地说：“咱们